

中西紀事卷二十三

江上蹇叟



管蠡一得

道光二十九年

壬寅撫議定後海口撤防烟土弛禁外洋之寄居寧波上海者覬覦內地浸浸乎操入室之戈晉人憂之撰爲私議六事上之陸制軍建瀛時淮南奏請改票姚實甫觀察總其事謂鹽茶增稅將來可次第舉行以資軍實不意遂爲後日抽釐濫觴也海運自粵匪入江運道梗阻始試行之而戰艦水師之屬與其借資于外洋不如講求于內地爰將前議附入中西紀事之末而件之如左

申明烟禁

烟土之來自外洋流毒內地如癰疽之潰注溫疫之傳染治之稍緩則其害不可思議故林制使赴粵查辦以爲法必先杜其源而後及其流躉船之來烟之源也內地吸販烟之流也然所謂杜其源者亦當先疏其壅閼刷其淤澱驟而塞之則必有決隄壞坊之患故先後緩急之序不可不審也予以爲法必先自治而後治人治人之法必詳于治內而略於攘外行軍之道亦然今以禁烟之時事言之國家承平二百餘年武備廢弛而尤莫甚於水師武備之廢弛今十七省之大惟閩粵二省有習水攻水戰之技者

而皆在鄉勇不在水師汰水師之虛冗老弱以補鄉勇則
月餉之入不足以贍其身家卽強之入伍亦仍循水師之
故智而已未必能視死如歸不撓不挫也聚鄉勇之械門
亡命以爲水師則必恩以結其心威以懾其志訓練之以
使之就我紀律範我馳驅節制之以使之不擾地方不害
良善而此中之形情曲折非一兩日所能計議非一兩月
所能團練不備豫于數年之前一旦禁烟令下遽取其薹
船而燒毀之迨邊衅旣開而中國有坐以待斃之官兵無
咄嗟可辦之水勇此外禁之以緩者一也水師非但不可
用而已凡外洋烟土之入口者必先給巡船水師土規而

後聽其私售故水師生計得自月餉者十之一得自土規者十之九迨吏覺其姦則查船之門丁胥吏皆得而分潤之官覺其姦則查稅之幕友官親皆得而分潤之此數十年之積弊非一日所能剔以數十年不能剔之弊而欲行一日必行之法其能操券以俟乎必使水師皆爲我用不爲夷用則養兵籌餉不得不增船砲用財不得不泰此外禁之宜緩者二也烟之私售必與洋商爲表裏而洋商各貨之增抽積年之逋欠皆藉鴉片以上下其手故夷人兵船到中國率以討烟價索商欠爲名其積恨已非一日今欲與之申明烟禁而積蠹不除養癰不治專責外洋不應

以烟土入口何以平其心而懾其氣此外禁之宜緩者三也禁烟之令旣頒各省查辦吸烟販烟之犯纍纍案積无慮數萬起而推其究竟貴者以勢怙富者以賂免若其著名之窑口則地方官之門印胥吏無非其深根蟠結之黨羽州縣所緝捕不過取游手之市井流落之優倡藉以避處分記大功而已是令不行於內而亟亟于攘外豈能令出必行操制勝之全算此外禁之宜緩者四也然則必備此四者而後申明烟禁則非數年不可數年之後流毒注天下矣是非內禁不可取而譬之烟之誘人猶嫖賭也今使主人居城市中車馬之往來商賈之輻湊有博厥焉有

妓院焉主人之子弟狎而與之游若不先嚴禁其子弟而亟亟于攻窩賭逐流娼將不勝其獄訟爭鬥之繁豈非無病而自灸乎又取而辟之烟之求售猶貨物也今使狹綺羅以千田舍之村莊操酒肉以啗深山之廟宇是何異示璞于周人而求馬于唐肆必無所得而歸矣故中土無可售之路則寶山有空手之回此內禁之不可不急者一也烟土旣行貪餌者嗜其味慕羶者利其財嗜其味者害及于身利其財者禍貽于國洋商包庇以爲內援密口把持以爲外應此爲漏卮之源故欲塞其源必始于內地而其法必先行於洋商當少翁赴粵查辦時只須查明在粵之

姦商與躉船審口相勾結者照吸販新例梟數商之首懸之國門卽夷人皆股栗抱頭而遠竄矣此內禁之不可不急者二也關吏水師無非漢姦皆不利于烟土之禁必欲破其局而後以聞虎門失守時水勇奉提督令開炮無不襍以沙士卒至于敗而當攻城事急王廉訪謂被圍不解遲之數日必有爲內應而開門迎賊者若使當日查辦之時擇其尤者而盡法懲之足以斷敵人之右臂而先奪其心明之朱紉決通倭者九十餘人倭寇聞風而遁具有成效此內禁之不可不急者三也新例旣頒擬斬則必斬擬絞則必絞官幕則吸者加等軍民則販者立決如是則誰

敢蹈必然之死而僥幸于一試哉日本安南皆因鴉片而絕西洋之通市其國中有吸食者事覺縛而懸之高竿上以飛砲擊而死蓋法令既嚴則弊端自戢此內禁之不可不急者四也夫外禁之急既已失之于前內禁雖緩由可挽之于後當粵東議撫外洋悉出具永不售賣烟土甘結是內禁之未弛可知乃自白門定約諸大吏有喙三尺竟置此疑于不議則是既弛其禁復免其征自此偷漏公行于

國課無絲毫之增而民生受無量之害不識後此之當事何以處之據澳門月報言粵中燒烟之時該國人亦自知

非正經貿易中國若以此與國主講論定肯停止及印度
栽種波畢之事亦可改種別物以求利益又有人言情願
禁止鴉片一物另開南邊一港可乎我恐未能能行等語
是則當日查辦之時若先行文該國主令將躉船烟土撤
同未必肯遵惟有暫事羈留聲明義律違抗之由請其國
主另簡公使領事人等來粵商辦一面示以裁減陋規更
定貿易條款抑或酌開閩浙二港之一以利通商似此制
撫兼施則烟土未必不可禁邊禍未必不可弭然制使斷
然不爲者蓋慮其有褻

國體而詎料異日之舉每況而愈下哉

防禦內河

自古言南人利舟楫而以今日沿承平之積習不特操江之防廢弛已久卽閩粵水師亦有名無實也東南之患日甚一日非講求水師不足以禦外洋而船與砲二者又外洋之長技加以來往洋面熟于風信察于潮汐之衰旺誠所謂操舟若神善游而忘水者矣中國水師與之爭鋒海上卽使招募夷工仿其制作而茫茫大海無從把握亦望洋而嘆耳然則欲以禦夷將何道之從曰漢鼂錯有言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帝王之道必出於萬全則避其所長而攻其所短大洋之外猶平原也今與寇戰于平

原必引而致之陜隘之地兵法所謂避之于易邀之于阨者是也夷之爭利必于內河然其道里之遠近山川之紆曲弗悉也沙礁之有無淤墊之未知深淺也當其豕突而來本欲以致人之計邀我于海上以逞其長斯時我第嚴其在內之防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乘其所之雖深入不足懼何況其未敢輕試耶故禦夷者善戰不如善堵堵則船欲小而不欲大水勇貴少而不貴多砲務近而不務遠如是則其器易精其行易速其伺敵之進退也專攻其首尾出于其所不及防然後引之于淺水邀之于半渡彼夷船無論大小向之乘風破浪翱翔于巨浸中者一旦

局促旁皇前則有鳥起之驚而後則有狼顧之慮此殆如東海之鼃入井坎中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能無一戰而蹶耶今專修內河之戰船宜多取其式之小者而每十號統以一中艘每數十號統以一大艘分布于港汊間軍火器械一一安排戒勿輕動彼夷舟欲入口門必先載其杉板小船探水而進我預于口門內排列椿筏又擇淤淺之區囊沙填石壅其上游探水者度不可行必將設法疏起然後港汊間之船鼓棹疾趨砲彈齊發沈之燒之皆易事矣昔吳人于江磧要害之處橫以鐵鎖又作鐵椎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王濬一舉而破之論者謂其以人

力設險不能以人力守之卒至于敗今內河防禦之船不

過木石寇之破也易于椎鑠而以人力守之則雖一芥未

易移矣

王廉訪言夷兵入省河見我所載石沈船之處曰無一兵一將是以放心起進此不守之明證也

然則其舍舟而登岸奈何曰此自有陸軍任之于水師無
陟也寇之將至必先下一令曰夷船在口門外我水師聞
砲聲遠震毋得離船一步違者以軍法從事又下一令曰
當夷船未進號旗未舉水師毋得輕進一步違者以軍法
從事故陸軍之勝負水師弗聞若賊兵登岸得勝必將挾
舟以爲後繼之師我水師能以靜制動可以轉危爲安易
敗爲勝安可自棄其所守越畔相從一旦相率而潰不亦

人船兩失耶兵法曰令不進而進雖勝必殺不可不知也明太祖在鄱湖以小船破陳友諒之大船此其往事而

國初平臺灣靖海侯施琅請以戰艦三百配水師二萬自出澎湖計每舟不過六七十人而以五艘破其一艘賊船雖大環而攻之面面受敵無能爲也李忠毅公平艇匪亦止造大船三十號名曰靈船而足領兵船數百其又大者不過將領之坐船而已此皆出海追賊不全在內河防禦者然則內河之船誠無取其高大也安南之軋船梭船每船配水兵不過二三十人自稱製造之費不過五百金

近年

有購買外洋船砲之議原奏具見二十一卷中據赫德亦稱大船不利行駛若用小火輪船千餘號益以精利鎗砲

其費不過數十萬云云是中外價值大略相同每船數百金其大率也

其屢破英夷皆誘入

內河而創之此守內河之成效也明屠仲律奏防倭之法曰守平陽港拒黃花澳遏三江之口則不得窺寧紹扼鼈子門則不得近杭州防吳淞江備劉家河則不得掩蘇松嘉興責江南守令以訓練士兵保全境內而考其殿最此防守內河之地利也明史謂倭人長于陸戰劉玉坡十可慮奏中夸張英夷之陸戰更善于水戰姑無論其耳食之言之未可信而夷人航海遠來水手舵工輜重器械其于船也猶民人之有家室軍行之有營壘盜賊之有窩園爲其貨財贓物之所歸宿其營兵出隊尙須留其二三成以

守營者何況外洋之船固其身家性命之所寄即使舍舟登岸而以彼則攻以我則守攻者既不能得其十之五之勢則守者固自有餘何況我軍水陸之防交相牽綴故夷船不得入口卽其登岸之兵得城郭而踞之亦無能爲兵法曰軍爭爲利眾爭爲危舉軍而爭利則不及舍軍而爭利則輜重捐今夷船未得泊所而亟亟于爭利此蹙將之道也吾未見其陸戰之足以操盛算也是故以水師禦水師以我水師之所長攻其水師之所短此爲事半功倍議卑而易行者

此十七年前之論自長江開商外洋無論大小船隻深入內地山川道里險要形勢靡不周知無論中國戰船未能制勝卽使購買外洋船炮亦豈能過之故洋艘之入長江爲通商之一大變局

閩粵戰艦

閩粵二省水勇夙稱東南第一然易募者兵難得者船今粵東水師船隻不過巡緝郵遞之需匪但不能爭鋒海上卽在口門內外遇走私之快蟹扒龍亦遠避不敢盤詰以彼有備而我無備也欲募水勇先治戰船然船之難有二制造不能如式則演駕難期得力一也制駕如式演駕得力而有用之時有不用之時當其成而初用足以收其效及夷船去而烽燧息寘之海口風日燥烈潮汐衝盪一旦有事用之如琴瑟之張而不彈其弦索安得不朽刀劒之藏而不用其芒刃安得不鈍李忠毅公謂海賊無兩載不